

# 残雪

◎ 卓今 著

评  
传

本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等四位作家，在全国都是广有影响，有的甚至在国际上颇有名气。  
彭燕郊是「七月派」著名诗人，亦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重要作者。  
谭谈在全国获得过重大奖项，他是「美在朴素」的坚定践行者。  
孙健忠的创作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  
残雪是我国「新实验」文学的执著探索者，以其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而具有国际影响。

湖南文艺出版社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 残雪评传

◎ 卓今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残雪评传 / 卓今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10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ISBN 978-7-5404-4028-2

I . 残… II . 卓… III . 残雪—评传 IV .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7081 号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

**残雪评传**

卓今 著

出版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址：[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970 × 640mm 1/16 印张：22.25

字数：295,000

ISBN 978-7-5404-4028-2

定价：38.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前 言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深入贯彻这一精神，为加强对湖南本土作家作品的研究，繁荣湖南文学创作，促进文学湘军的发展壮大，进而为湖南的“四个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特组织撰写了《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丛书传主的确定，经与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作家协会等单位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多次商谈、多方征求意见，拟定出“入选者主要是新时期以来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并在湘工作的作家，而且其作品在国内甚至国际有一定的知名度，有值得研究的方面与价值”，然后拟出名单，逐一筛选多次反复而最终确定。

本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四位作家，在全国都是广有影响，有的甚至在国际上颇有名气。彭燕郊是“七月派”著名诗人，亦是中国现当代诗歌的重要作者；谭谈在全国获得过重大奖项，他是“美在朴素”的坚定践行者；孙健忠的创作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残雪是我国“新实验”文学的执著探索者，以其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而具有国际影响。

本丛书得到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的亲切关怀与具体指导，从对传主要求到经费拨付都有明确指示。丛书由湖南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朱有志任



残雪评传  
CANXUE  
PINGZHUAN  
001





顾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胡良桂任主编。主编组织评传撰写者讨论、决定丛书的宗旨与基本思路。撰写者各自拟出提纲，经全体撰写者集体商讨，最后由主编审定，再各自分头撰写。书稿完成后，又由主编认真审定，严格把关，提出修改意见，或敦促作者反复打磨、加工，或另请专人删饰、订正文字，以确保丛书风格与水准的大体一致。

本丛书撰写分工具体如下：

《彭燕郊评传》由刘长华撰写，谭桂林审定。

《谭谈评传》由朱平珍、余三定合作撰写。

《孙健忠评传》由吴正锋、毛炳汉分工撰写。

《残雪评传》由卓今撰写。

我们是本着上述规则来主编这套丛书的。然而要完满地贯彻这些规则，殊非易事。我们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疏失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批评指正。如有条件，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第二辑、第三辑。这对湖湘文化的当代学术积累无疑是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作。

本丛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湖南省委宣传部彭清国常务副部长，以及文艺处和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本丛书在筹划与撰写过程中，得到湖南省作家协会龚政文书记以及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支持与协助，在此致以谢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朱有志院长、王晓天副院长、唐日新副院长、办公室贺培育主任、科研处刘云波处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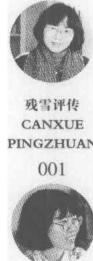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领导高度重视，责任编辑精心编校，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2008年4月23日

# 目 录

<b>第一章 孤独的童年</b>	001
出生	002
父母的革命浪漫主义婚姻	008
童年	011
在学校	019
<b>第二章 早年的人生经历</b>	027
医疗站的学徒	028
八年工人生涯	032
贤妻良母	036
个体裁缝	040
<b>第三章 文学之路</b>	045
西方文学的影响	046
现代主义与巫楚风格构成的心灵默契	062
两个灵魂	068
<b>第四章 世俗之上 虚无之下</b>	071
——有关《黄泥街》	
《黄泥街》第一稿	074
修改后的《黄泥街》	077
在民间流传	082
文学路上的知己	087



残雪评传  
CANXUE  
PINGZHUAN

001



- 
- 残雪评传  
CANXUE PINGZHUAN  
002
- 
- 093 第五章 1986与“残雪式”风格  
095 中国的现代派  
098 三个短篇——直接的“非现实”  
101 86系列：回到文学本身  
109 《苍老的浮云》：非主流意识形态与独立精神个体的呈现  
  
115 第六章 规则之外  
117 争论  
122 艺术创新的期许  
127 近期评论与残雪研究  
  
135 第七章 世界文学里的小圈子  
136 圈子里的默契  
140 在海外  
144 翻译家·读者·好朋友  
156 残雪形象  
  
159 第八章 在困境中“突围表演”  
160 《突围表演》与《五香街》  
162 《五香街》遭遇盗版  
164 《突围表演》的双重涵义  
166 X女士、Q男士及五香街群众的集体突围  
175 被中途打断的思想汇报  
179 《最后的情人》  
  
181 第九章 解读大师（上）  
182 另类解读  
187 黑暗王国里的先行者

理解卡夫卡	195
解读博尔赫斯	201
<b>第十章 解读大师（下）</b>	<b>211</b>
高难度的操练：解读《神曲》	212
解读《浮士德》	219
解读莎士比亚的悲剧	224
<b>第十一章 被抽象了的世俗体验 ——残雪的博客</b>	<b>229</b>
网络，虚幻与现实的两极联通	230
作家的正常人生	233
网友	240
世俗的体验	248
“地洞”里的“苔藓装置”	250
<b>第十二章 模糊地带 ——散文、访谈、翻译作品、戏剧及其他</b>	<b>253</b>
形式的超越	255
天堂里的对话	259
别样的散文	263
翻译作品	268
戏剧	271
抽象的风景	273
<b>第十三章 灵魂的描述 ——以小说集《暗夜》为例</b>	<b>275</b>
幸福的干燥空气	276
《暗夜》小说集（2003—2006）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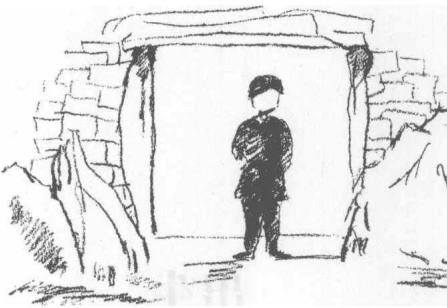


残雪评传  
CANXUE  
PINGZHUAN  
003



- 282 以描述者的视觉
- 293 描述者自我发现的过程
- 297 **第十四章 叩响虚空的回声  
——残雪的文学价值**
- 298 艺术追求
- 310 残雪的文学意义
- 317 **注释**
- 331 **附录**
- 331 残雪主要著作目录
- 334 残雪研究专著和论文要目（1986—2006）
- 347 **后记**





# 第一章 | 孤独的童年

1953年5月30日，

残雪出生在新湖南报报社宿舍里。

残雪的父亲当时在报社担任领导职务，

残雪出生的第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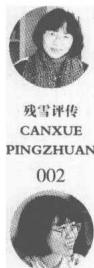
父亲任新湖南报报社的社长。

父亲邓钧洪给孩子取名邓则梅。

后来她自己改名邓小华，

“残雪”是邓小华走上文学之路后的笔名，

并沿用至今。



## 出生

1953年5月30日，残雪出生在新湖南报报社宿舍里。残雪的父亲当时在报社担任领导职务，残雪出生的第二年，父亲任新湖南报报社的社长。父亲邓钧洪给孩子取名邓则梅。后来她自己改名邓小华，“残雪”是邓小华走上文学之路后的笔名，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她在文学上的杰出表现和广泛声誉，以至于后来人们只知“残雪”而不知“邓小华”。

残雪的兄弟姐妹众多，一共有八个。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两个弟弟。残雪的父母在结合之前原就各有子女。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和姐姐与残雪同父异母，二哥与残雪同母异父。与残雪同父同母的是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弟弟。所以，残雪在家的排行也是不确定的，有时候排行老三，有时候排行老六，全看当时的情形。虽然家庭成员众多，关系复杂，但却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新湖南报》即现在的《湖南日报》。报社社址在湘江东岸、长沙市老城区小吴门附近。不远处是长沙火车北站（货站），铁路从报社的旁边穿过，运煤卸煤的火车日夜不停地发出咣咣当当的声响。50年代，因为商贸和城市经济刚刚起步，小吴门附近的街道开始恢复往日的繁荣，有一些零星的饭铺、商店、小吃店。报社对面是便河边巷，便河是古时的城隍。护城河虽早已被填平，但城隍居民的那种市井气息却像一坛陈年老酒，岁月的酵母让这种气息因年代久远而愈为浓烈。便河边巷是长沙有名的美食街。但它不同于坡子街。坡子街因为有四百年的老字号“火宫殿”，有戏台子、

花鼓戏、长沙评弹，有湘地最原始的祭祀仪式，有九嫔驰的臭干子。附近还有“杨裕兴”、“黄春和”等一些百年老字号。那里的店铺档次高，青砖房，石板路，红漆门，雕梁画栋，古色古香，比较有文化内涵。而便河边巷的饭馆则显得土气多了。参差不齐的铺面，曲里拐弯的巷子，油渍斑斑的厨房排烟管，摆摊的小贩。简陋的南食店里有炸蚕豆、腌洋桃、腌梅子、杏子饼、茴饼。街边屋檐下有卖葱油粑粑的，酱槟榔壳子的。有开理发店的，修鞋的补锅的，有各种行当的手艺人。而这里有长沙最地道的原创菜：剁辣椒鱼头，青辣椒炒肉，白辣椒炒香干，水煮河鱼，口味虾，雪里蕻酸豆角肉末，萝卜干炒腊肉，各式坛子菜，腊八豆。烈性的辣椒味熏得整条巷子的人打喷嚏。食客们光着膀子，扯着大嗓门聊天，那种短音节、重尾声、高八度的地地道长沙话，像雷声一样在巷子里滚来滚去。便河边巷与报社隔着一条很宽的马路和一条铁路。顺风的时候，报社宿舍或许能闻到炒辣椒的呛味，但更多的是火车轮子滚滚而来的隆隆声。报社背后是香椿路，靠江边一排排挤挤挨挨的木板房，住的都是靠手工百业吃饭的平民。因临近船码头，香椿路呈现出繁华景象。现在，那里成了湘江风光带和游轮码头，硕大的游轮，灯红酒绿，一片喧嚣。在残雪出生的那个年代，住在报社大院里算是上流社会。因此，便河边巷、香椿路这样的平民木板房与报社大院隔着几重天。大院里的人不跟这些小市民打交道，虽然常常路过他们的门前，彼此之间都保持一份神秘感。残雪上小学时到过住木板房的同学家里，才发现那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后来自己做裁缝，完全融入市民社会中，这是后话。

在这个大家庭里，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之中，也许是残雪的天性和禀赋太多的像父亲，惹得父亲格外地疼爱她。即便是在生活极其艰难的岁月，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下，父亲会偷偷地给残雪省下一块饼干或者一粒糖果。因此，小残雪生长发育没有受到什么挫折，个头一个劲地往上蹿，惹得兄弟姐妹们都嫉妒她，集体地嘲笑她“比任何人都



第一章  
孤独的童年





残雪评传  
CANXUE  
PINGZHUAN

004



高出一个头”。

父亲喜欢叫她的乳名“崽崽”。直到现在，家里人还都亲昵地叫她崽崽。她自己在家人面前也自称崽崽。比如打电话给哥哥家里，如果是嫂嫂接的电话，残雪会在电话那头说：“我是崽崽，邓晓芒在家吗？”崽崽也总喜欢围着父亲转，好奇地看着父亲做这做那。父亲的铜丝框眼镜坏了，拿个小锤子敲敲打打，一干就是大半天，残雪就站在旁边一看就是大半天。父亲修手表、修雨伞，残雪也总是站在旁边看，偶尔当一回助手，递钳子锉子，铁丝螺丝之类的。父亲被脚气和灰指甲折磨了多年，残雪也陪着父亲与这些疾病顽强地对抗了多年。父亲总是说：“崽崽，替爸爸买瓶杀烈癣霜来。”小残雪就甩着小胳膊扭着小屁股兴奋地跑向熟悉的商店。“文革”时造反派抄家，搜出一抽屉杀烈癣霜。残雪小时候有些任性倔强，这多半是父亲给惯的。父亲对孩子宽容和放纵，母亲只好扮演严厉的角色。残雪与弟弟喜欢小动物，他们偷偷地养了一只猫，怕被大人发现，就让猫睡在自己的被窝里。猫在被子上拉屎拉尿，屋子里搞得臭气熏天，终于被大人发现了。妈妈怕猫给孩子传染疾病，就瞒着残雪把猫给送人了，残雪为此记恨妈妈好多年。

残雪的父亲和母亲都对残雪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后天家庭教育以及家庭变故带来的迁徙和动荡，但更多的是家族史和血液里的遗传基因。

父亲邓钧洪，1953年1月调进新湖南报，并于1954年任报社社长。是继李锐、朱九思之后的第三任社长。《新湖南报》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委党报《湖南日报》的前身。毛泽东曾三次为这张报纸题写报名。邓钧洪任社长时使用的是毛泽东第一次题写的报名。1964年10月第三次题写的“湖南日报”报名使用至今。

邓钧洪是从湖南耒阳县的山村里走出来的一位革命者。少年时代的邓钧洪曾就读于衡阳中学，以他的聪慧和勤奋考上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邓钧洪有三兄弟，他们分工很明确，大哥是个大块头，一身蛮力，干起农活来是一把好手，是家里的主

要劳动力。二哥主要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老三邓钧洪负责读书，父母和家族都指望他光宗耀祖。父亲秀才出身，考举人未中，在乡里教私塾。邓钧洪从小就跟着父亲读四书五经。《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一读就是好几年，稍长一些又读了《幼学》、《鉴略》、《诗经》、《左传》等。在衡阳上中学时，新思潮一波一波地传进来，邓钧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热情和好奇，他想出去学点东西，因家贫，他发狠考取了不收学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然而，在当时耒阳的三都乡下，衡阳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口岸”了，出远门没盘缠。很多人连耒阳县城都没去过，进省城读书，那得多少银子！邓钧洪的父亲、这位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的老秀才，自己的儿子想读书却拿不出去省城的路费，这位穷秀才就有了放弃的念头。但看着想读书的儿子发脾气不吃饭，小身子骨一天天消瘦下去，心被揪得痛啊。他只好请求邓家宗族祠堂出资相助。好在邓家在三都是一个大家族，很快凑齐了盘缠。

邓钧洪也不负乡亲厚望，学得一身本事，干出了一番事业。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当年人文荟萃，师资雄厚，吸纳了全省各地资质聪颖的学生。这所学校创办于清朝末年，始称湖南师范馆。校址在长沙城南妙高峰。1914年与历史悠久的著名书院——城南书院合并。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南书院是由著名理学家张栻与父张浚一起创办的。著名学者余廷灿、余正焕、陈本钦、孙鼎臣、何绍基、王先谦等曾任主讲。曾国藩、李元度曾藏修于此。黄兴在此两度修学。合并后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15年，学校名声大震。残雪的父亲邓钧洪在此求学时正值学校的鼎盛时期。具有近代民主教育思想的孔昭绶两度任校长。徐特立、杨昌济、夏丏尊、李达等在此任教，培养了像毛泽东、萧三、蔡和森、李维汉、何叔衡、谢冰莹等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青春年少的邓钧洪深受这里的民主氛围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从而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作为一名老党员，邓钧洪对党无限忠诚、无限纯粹。革命取得胜利后，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国家的建设。然而，就在



第一章  
孤独的童年

005





残雪评传  
CANXUE  
PINGZHUAN  
006

1957年却被迫扣上“反党分子”、“右派头子”帽子。在那个时候，那些性格脆弱敏感的“右派分子”经不起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有的干脆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抵抗这苦难和冤屈。但邓钧洪不一样，每天劳动回来就伏在桌前啃厚厚的马列主义著作。“父亲在众多的共产党员中也是能够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他读了数量很多的马列主义的书，作了笔记，直到最后都坚持了自己的信念。”<sup>①</sup>残雪同母异父的哥哥唐复华在一篇文章里提到邓钧洪在苦难的日子里的坚定信仰：“遭受批斗的日子里，这位四十出头、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父亲每日里按时正襟危坐在书案边，手握红蓝铅笔，一页页一行行地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在《资本论》和《马恩文选》的扉页上留下‘1957年×月×日，开始第×次重读’的字样。这位兢兢业业的父亲，与世无争，从不与周围的人们密切来往。”<sup>②</sup>邓钧洪当时正值盛年，却遭遇如此挫折。像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一样，邓钧洪不仅是壮志未酬，反而是吉凶未卜。

残雪的母亲李茵，因为是女患，她的父亲并不看重她。后来她把死去的妹妹建明的名字拿来当作自己的名字。曾经自嘲“建明”即“贱民”。“李茵”是参加革命后丈夫邓钧洪给她取的。李茵兄弟姐妹十一个，一个个相继夭折。最后只剩下她一个。当时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加上永州一带有一种迷信的说法，产妇被视为不洁之人，用过的器具被视为秽物。分娩时没有接生婆，产妇自己用一把剪刀剪断脐带。剪完之后，那把被视为秽物的剪刀被丢弃在墙角，锈迹斑斑，下一次生产时又拿来剪脐带。所以，婴儿多半是感染脐带风而夭折的。但这一切，李茵的父亲都归结为李茵的“八字恶”，“克星”或“铁扫帚星”转胎。头戴铁帽子脚穿铁鞋子，哥哥姐姐被她“顶”死，弟弟妹妹被她“踩”死。李茵就这样背负着沉重的枷锁长到15岁。15岁时，父亲把她许配给一位四十多岁的军官。李茵不想嫁给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男人。她常听街坊讲起，某某家丫环或童养媳吞火柴头子闹死（中毒），她跑进灶房把火柴头一根一根剥下全吞了。



第一章  
孤独的童年

007



父亲给她灌了两碗臭熏熏的黄尿，一阵呕吐，躺了六天她又活过来了。十天后的一个深夜，她跑到潇水河的二码头，一头扎进寒冷刺骨的河里，不远处一只渔船听到异响，划过来一竹篙子把她钩了起来。最后也只好认命。第二年生了个男孩。然而心底渴望自由的想法和骨子里的反叛意识并没有减弱，十六七岁，她只身走南闯北，误打误撞地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单身女子出远门很不安全，李茵几乎是像传说中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她上身穿着一件用旧被子里子做的衬衫，下身穿一条中长短裤，短裤用高粱壳染成泥巴色，头发剃成个干干净净的光头。脸被夏天的毒日晒得黢黑，只见一口明晃晃的白牙。别人根本分不清她是男是女。要仔细听她说话才分辨得出是女人。就这身打扮，她辗转到长沙、湘西沅陵，又折回长沙。刚刚在长沙站稳脚跟，军官丈夫来索人。只好又踏上漫漫的逃亡之路，辗转上海、北京、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日报报社人事部工作。离休后，李茵把自己的这些传奇经历写成了文字。她的散文集《永州旧事》2005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这时李茵已八十高龄。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堂，她的散文像一幅幅风俗画，细致地描绘出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永州的风貌、人事、地方掌故，像打开了一坛香醇的陈年老酒，醉香四溢，回味无穷。她的语言生动活泼，细节扎实，描述传神，几乎再现了永州老城的人和街景。大西门繁忙的浮桥，潇湘庙戏台子上的汉剧和目连戏，腰上围一块破布、打着赤膊、身体油光发亮的瑶族汉子，吴佩孚的北兵粮子（军队），药水中浸泡人体器官的普爱医院。还有开店铺的街坊们：清高的豆腐西施，落魄的清朝把总左老爷，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寡妇与陈汉美，霸占孙儿媳妇最终不得好死的蔡老板……这一切就像在她的大脑里有一张电脑存盘，那些鲜活的记忆从来不曾被岁月冲刷掉。



## 父母的革命浪漫主义婚姻

残雪父母的结合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像同时代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他们抛弃了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追求自由恋爱。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他们在革命工作过程中产生了感情，几经磨难，最后终于结为夫妻。

邓钧洪在长沙一家书店工作时，认识了因逃婚而到长沙的李茵。两人在短暂的几次接触中产生了微妙的感觉。这样感觉双方都感到幸福和眩晕。可是还没来得及表达，因为前夫的追索，李茵慌不择路地逃到上海，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婚姻，一方面在寻找革命道路。当时李茵已经在上海站稳脚跟，在一家出版社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跑跑腿，打打杂，给人送信，送请柬。她安心地做着这份工作。主管有时给她一大叠请柬，她翻开那些请柬，念着那些名字：田汉、许广平、傅雷、郭沫若、郑振铎、欧阳予倩……主管说，她的任务就是熟悉这些作家的住处，跑熟了，以后有什么事也就方便了。

她去的第一家是许广平的家，鲁迅已经去世。许广平那时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穿一件30年代的旗袍，家里看起来很清贫。十几岁的周海婴坐在一张大桌子前做功课。许广平给她的印象是热情、慈祥、谦厚。

田汉戴一副近视眼镜，穿着古老的黑色羊皮袍子，头上戴一顶毡帽，手上夹一根纸烟，坐在沙发上。看着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人，竟是写出让人热血沸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家，李茵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敬意。